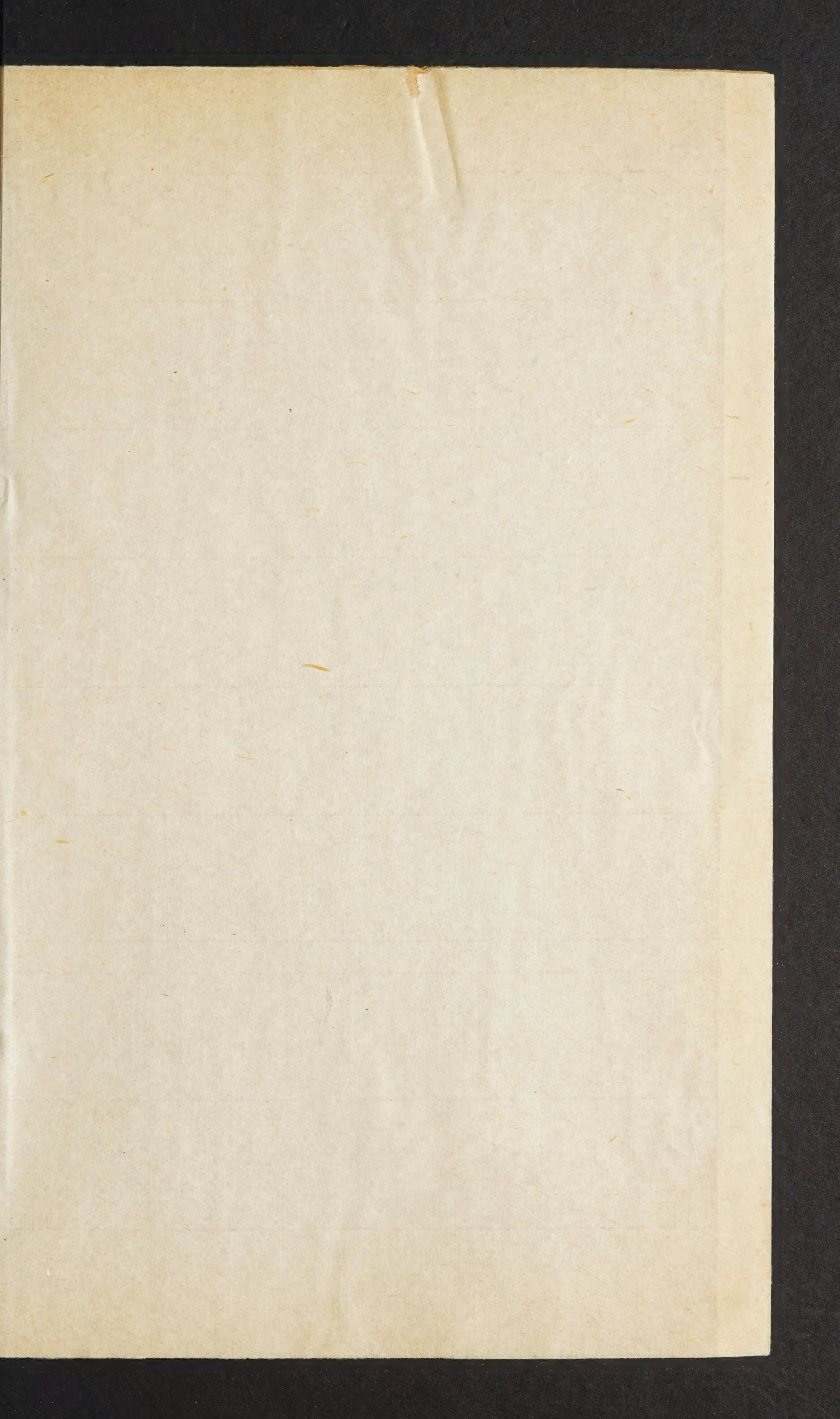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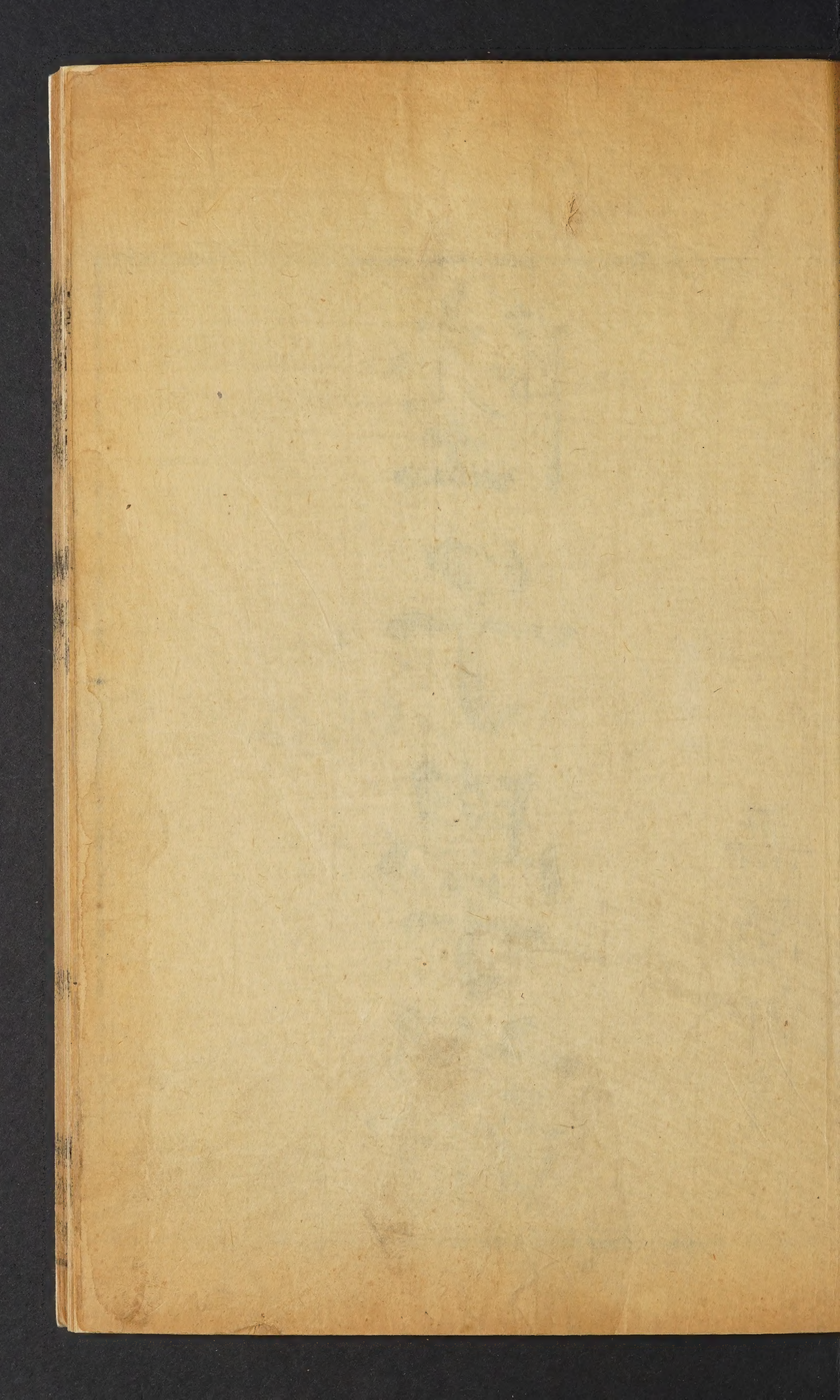
B
128
L83L53
V. 1







陸子學譜

無慫軒藏板

序

昔朱文公與呂成公作近思錄記濂洛諸君子之言者也文公又獨爲伊雒淵源錄記諸君子之行因以及其所敎之弟子以證其所行者也顧言與行分而爲二視論孟所記若有間矣孔子敎人自謂無行不與孟子論君子之所以敎者五答問特其一耳慈湖楊氏簡作陸子行狀謂先生授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生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葢以言敎不如以身敎求先生之學者或分言

與行而二之豈有當哉雖然先生之教無方而
學者所從入則不可以無其方也先生之教思
雖無窮而淵源所及確乎可指目者自有其人
不可得而誣也紱自早歲即知嚮往牽於俗學
玩物而喪志三十餘年矣再經罷廢困而知反
盡棄宿昔所習沉潛反復於先生之書自立課
程從事於先生所謂切己自反改過遷善者五
年於兹於先生之教粗若有見焉獨學無友不
敢自信今歲萬子字兆奉
召還朝相見之次叩其近業心同理同若同堂而共

學也既而同事書局時相考証益著益明乃敢抄撮先生緒言併其教思所及共爲一書名曰陸子學譜蓋兼用近思淵源二錄之體先生之言與行畧備其淵源所及亦十得五六視黃氏宗羲所爲象山學案頗加廣焉將以藏諸名山傳之其人俾有志於希聖者門徑可循歸宿有所不沉溺於紛華不泛濫於章句庶幾斯道有絕而復新之日矣乎吾與萬子既幸晚而有聞同守斯編歲寒相勉若道聽塗說之流未嘗身習其事呫呫然動其喙所不計也雍正壬子仲

冬穆堂學人李紱書於京邸之無怒軒

陸子學譜目錄

弟子六

曾孟博滂子極　林秘書夢英

鄧節推約禮　晁道州百談

徐澧州子石　俞撫幹廷椿

嚴知丞滋　游知丞元

嚴松年松　鄒奉議斌

孟運判渙　饒長者延年

吳進士元子　章從軒節夫

張文學孝直　董心齋德修

李監院肅子信　趙主簿端頤

卷之十二

弟子七

卷之十三

弟子八

倪濟甫巨川　曾宅之祖道

李伯敏敏求　毛剛伯必强

朱忠甫之瑜　張季悅衎

宋秀才復　鄧文苑遠

張誠子明之　毛元善文炳

符舜功敘　符復仲初

黃達材枘 弟椿棐　吳雲錦紹古

卷之十四

弟子九

邵中孚　張行巳

劉敬夫 劉定夫　張少石

張伯强　周伯熊

周孚先　桂德輝
周元忠　黃日新
劉伯協 劉伯固 伯文　黃循中
陶贊仲　許昌朝
劉深父造　豐宅之
諸葛誠之 千能 兄受之　邱元壽
曾敬之　徐仲誠
曾友文　繆文子
張次房　曾充之
鄭學古　劉季蒙
周康叔　程敦蒙
江泰之　郭邦逸 兄邦瑞

朱季繹　羅章夫

卷之十五

弟子十

吳顯仲　馮傳之

鄭總領湜　趙景昭

張季忠　葛少良

劉志甫　顏子堅

李季遠　廖幼卿兄懋卿

李伯誠　張元度

劉仲復　陳去華

劉德固　馮元質

陳師淵　倪伯珍

卷之十六

門人上

卷之十七

門人下

張渭叔渭　弟清叔汾　孫明仲

王子庸　李元白　羅子有　鄧夢眞　汪行簡
戴泳　朱元龍　胡謙　胡誼
笁耕道　呂人龍　洪揚祖　舒津
舒澥　李濬孫　史守之　孫枝
黃應春　王文貫

朱擇善　薛玉成　曹叔達鳳

鄒貢士夢遇　舒裕甫益　洪荼陵簡
曹少府正　方成大溥
吳和仲塤　馬主簿樸
樸子燮　樸從子應之
王學博琦　余徵士元發
王子康晉老等附

鍾國録宏　桂待制萬榮

陳文定公宗禮　文樞密及翁

馬莊敏公光祖

卷之十八

私淑上

吳文正公澄 孫平章當

吳氏弟子門人

虞文靖公集 兄采　虞別駕槃

元文敏公明善　董忠宣公士選

李忠文公黼　趙編修弘毅

黃待制哻　李學正長翁

皮僉判溍　袁進士明善

康山長震　楊徵君準

王西齋梁　黎敎授仲基

黃徵君極　黃博士伯遠

吳敎授臯　丁大使儼

陸子學譜卷之一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辨志

戴記稱官先事。士先志。故陸子教人以辨志爲入門始事。志之不辨。則此心茫無定嚮。豈能有造於聖學哉。志惡乎辨。義與利而已。孔子以此分君子小人。孟子以此別舜蹠。世之習而不察者多矣。陸子鹿洞講義。聞者至於泣下。則辨之不早辨也。故述陸子辨志之說。爲學譜首焉。

陸子論志於道云、士之於道。由乎己之學。然無志則不能學。不學則不知道。故所以致道者在乎學。所以爲學者在乎志。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孟子曰士尚志與志於道一也

語錄記盱江傅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已自槐堂歸問先生所以教人者正已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畧終念念不置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歎曰平生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辨其志雖然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個入頭處先生嘗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志復問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若子淵之對可謂切要

詹子南記先生語云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

先生語李敏求云人惟患無志有志無有不成者然資禀厚者必竟有志吾友每聽某之言如何敏求曰每聞先生之言茫然不知所入幼者聽而弗問又不敢躐等先生云若果有志且須分別勢利道義兩途某之所言皆吾友所固有且如聖賢垂教亦是人固有豈是外面把一件物事來贈吾友但能悉爲發明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此其厚如此其貴不失其所以爲人者耳敏求問云日用常行去甚處下工夫先生云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

先生與趙然道第三書云、黄循中不無尊師重道之誠、而家庭牽制、不克自遂、其質固自通爽、而殊乏剛強、深懼其汨没於世習、而不能以自立、故前書稍振奭之耳。富貴利達之不足慕、此非難知者。仙佛之徒、拘曲之士、亦往往優於斷棄、而弗顧視之、彼既自有所溺、一切斷棄、亦有何難、但一切斷棄、則非道矣。知道之士、自不溺於此耳、初未嘗斷棄之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謂自得者、得其道也。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然則以其道而得焉、君子處之矣。曷嘗斷棄之哉。孟子之答彭更亦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君子亦惟其道而已矣。所謂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虛言也學者所造縱未及此苟志於道便當與俗趣燕越矣志鄉一立即無二事此首重則彼尾輕其勢然也作意立說以排遣外物者吾知其非眞志於道義者矣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況富貴乎富貴之足慕不足慕豈足多較於學者之前哉前與循中書所以云云者懼其弱植孤立於橫流之中而此志不能以自拔耳雖然姬周之衰此道不行孟子之沒此道不明千有五百餘年之間格言至訓熟爛於浮文外飾功利之習汎濫於天下氣質之美天常之厚者固知病其末流矣而莫知病其源立言制行之間抱薪救火揚湯止沸者多矣當今之世誰實爲有志

之士也求眞實學者於斯世亦誠難哉非道之難知也非人之難得也其勢則然也有志之士其肯自恕於此而弗求其志哉今粗有其志而實不能以自拔則所謂講學者遂爲空言以滋僞習豈唯無益其害又大矣若其善利之間嘗知決擇大端已明大志已立而日用踐履未能常於淸明剛健一有緩懈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應答之際念慮之間陰流密陷不自省覺益積益深或遇箴藥勝心持之反加文飾因不能以自還者有矣甚可畏也況其大端未嘗實明大志未嘗實立有外強中乾之證而無心廣體胖之樂者可不深致其思以省其過求其實乎畧此不察而苟爲大言以蓋謬習偷以自便囂以自勝豈惟不足以欺人平居靜慮亦寧能以自欺乎至是而又自欺其心則所謂下愚不移者矣誠能於此深

切著明則自成自道自求多福者權在我矣前言往訓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引翼勉勵惟日不足何暇與章句儒譊譊玩愒歲月於無用之空言哉別紙所問多是古人憫憐後學詳爲註釋以曉告之可謂昭若日星煥然無少蒙蔽但當從容紬繹以滋其涵養鞭策之實豈宜復爲蛇畫足重爲贅疣乎

先生白鹿洞書院講義云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踈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生之所感以應

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

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跋其後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静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静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

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求放心

聖人之學心學也道統肇於唐虞其授受之際諄諄於人心道心孔子作大學其用功在正心誠意至孟子言心益詳既曰仁人心也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仁義禮智皆就其發見之心言之而莫切於求放心之說明道程子謂聖人千言萬語止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至陸子則專以求放心為用功之本屢見於文集語錄故辨志之後即以求放心繼焉凡涵養操存省察皆所

以求放心也並附著於篇

先生作學問求放心程文云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於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汗雜范昧駁乎無以議爲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能聽之不藐者

又作求則得之程文云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也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故孟子所以言也

先生嘗謂李敏求云大凡為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為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故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亦謂此也此須是有志方可孔子曰吾

十有五而志于學是這箇志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内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先生與趙監汝謙書云垂諭新功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遯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狥物欲者旣馳而不知止狥意見者又馳而不知

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爲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追而圖之。

先生與胡達材第二書云。達材資質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於外而未知自反。喻如年少子弟居一故宅。棟宇宏麗。寢廟堂室。廐庫廪庾。百爾器用。莫不備具。甚安且廣。而其人乃不自知。不能自作主宰。不能汛掃堂室。修完墻屋。續先世之業而不替。而日與飲博者遨遊市肆。雖不能不時時寢處於故宅。亦不復能享其安且廣者矣。及一旦知飲博之非。又求長生不死之藥。悅妄人之言。從事於丹砂青芝煆爐山屐之間。冀蓬萊瑤池可至。則亦終苦身亡家。伶仃

而後已。惟聲色臭味富貴利達之求。而不知爲學者。其說由前。有意爲學。而不知自返者。其說由後。其實皆馳騖於外也。昨相聚時。覺達材精神日漸收拾。不甚馳散。但收拾初時未甚清明。蒙然未知所向。雖講切之次。感而必應。此乃達材本心。非由外鑠。故如此耳。至於蒙而未發。則是馳騖昏擾之久。大體未能頓清明耳。若不寧耐。復放而他馳。入妄人之說。以求長生不死之術。則恐蓬萊瑤池終不可至。而蕞爾之身。將斃於煆爐山屐之間矣。蒙見信之篤。輒此以助進修。向時曾說將孟子告子一篇。及論語中庸大學中切己分明易曉處。朝夕諷詠。接事時。但隨力依本分。不忽不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久當煥然冰釋。怡然理順矣。不知曾如此作工夫否。

先生作敬齋記云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爲縣者豈顧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過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考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彊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爲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迺宣拜伏不爲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於民是豈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乎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挻同波相激視己所行爲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讐正士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天地鬼神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爲懼矣黃鍾大呂

施宣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大縣縣地過百里民繁物劇暨陽吳公爲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悅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過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校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爲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某聞諸父兄師友道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皆吾心也心之所爲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已至於大而化之者敬其本也豈

獨爲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騖深蒙密覆良苗爲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辯公其謹之某雖不敏他日周旋函丈願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十有二月望日廸功郎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講明

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孟子論博學歸之於詳說故陸子謂學有講明有踐履而世人妄謂陸子廢言語文字皆未嘗讀陸子之書者也雖然陸子所謂講明悉本於孔氏遺書不敢改經文立新義率天下從事於不可窮之知以求勝於堯舜所不能徧之物也大學之言致知格物也知爲

在即致其知先後之知物烏在即格其有本末之物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中庸之言明善也善烏在誠身順親信友獲上皆善也其爲功有序豫則立不豫則廢蓋善之先後不可以不明也孟子論家國天下之次則本於大學論親長平天下則本於中庸至南宋而後亂之其恪守孔孟講明之法者陸子一人而已故述其講明之語於篇以存古法云

先生嘗與趙詠道書云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唯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謂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先生與胡季隨書云辛丑之春在南康見所與晦菴書深服

昔者丙午之夏吾山廨舍相從越月以識面為喜以欵集為幸然區區之懷終不能乎達於左右每用自愧大學言明明德之序先於致知孟子言誠身之道在於明善今善之未明知之未至而循誦習傳陰儲密積厪身以從事喻諸登山而陷谷愈入而愈深適越而北轅愈騖而愈遠不知開端發足大指之非而日與澤虞燕賈課遠近計枉直於其間是必没身於大澤窮老於幽都而已來書所舉某與元晦論太極書辭皆至理誠言左右能撤私去蔽當無疑於此矣不然今之為欣厭者皆其私也豈可遽操以為驗稽以為决哉

先生與劉淳叟第二書云淳叟平日聞言輒喜遇事輒詢有聽納之體然親朋間未肯歸以取善之實豈似逆而順情者喜聽而眞實苦口者之未能無齟齬耶抑從悅者多而改繹

之未至也此雖據前日而論然今亦未能無疑於淳叟也秋試禮記義破題誠佳然或者謂出題乃淳叟意旨而作義者適爾投合苟當於理豈厭其同不稽諸理而苟異以求致益之名則固非也場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將此理是責謂彼善於此則可謂理固如此則不知言甚矣申公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學貴乎自得明理者觀之二語之間其病昭矣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徃也使人讓竈讓席其反也人與之爭竈爭席楊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爲異端顏閔侍側夫子無言可也楊墨交亂告子許行之徒又各以其說肆行於天下則孟子之辯豈得已哉或默或語各有攸當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均爲穿窬之類夫子之於顏子蓋博之以文

夫博學於文。豈害自得。顓臾之不必伐。衛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無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陳相告子之徒。必執其說以害正理。則孟子與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詳。必曰不在多言。問之弗知弗措。辯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說本於孟子。而當世稱其好辯。自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學問思辨之後。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說。與中庸孟子之旨異矣。仁智信直勇剛。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學。則各有所蔽。倚於一說一行而玩之。孰無其味。不攷諸其正。則人各以其私說而傅於近似之言者。豈有窮已哉。

包顯道錄先生語云。凡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晏然太平。殊無一事。然却有說。擒搦人不下。不能立事。却要有理會處。

某於顯道恐不能久處此間且令涵養大處如此樣處未敢發然某皆是逐事逐物攷究練磨日積月累以至如今不是自會亦不是等閑理會一理會便會但是理會與他人別某從來勤理會長兄每四更一點起時只見某在看書或檢書或默坐常說與子姪以爲勤他人莫及今人却言某懶不曾去理會好笑

踐履

書言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而朱子與劉子澄書譏陸子之學止是專務踐履不知踐履而外別無所謂學也朱子釋學而章謂學之爲言效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豈非以踐履爲學乎陸子嘗謂古之人言皆實言行皆實行言論未形事實先著蓋即孔子躬行君子之意今錄陸子敎人

敦踐履之言列講明之後

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功於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功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儞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菴曰公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有一生飯後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

先生作則以學文程文云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爲學固所以明理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内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行者蓋泯

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爲之主則其所以爲學之本者固以壓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爲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

先生與詹子南論爲學之要側重踐履有書云日享事實之樂而無暇辯析於言語之間則後日之明自足以識言語之病急於辯析是學者大病雖若詳明不知其累我多矣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銖銖而稱至石必繆寸寸而度至丈必差今吾但能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勿忘勿助長則不亦樂乎又何必紛紛爲大小之辨也

先生答曾宅之書云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實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歿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況其不工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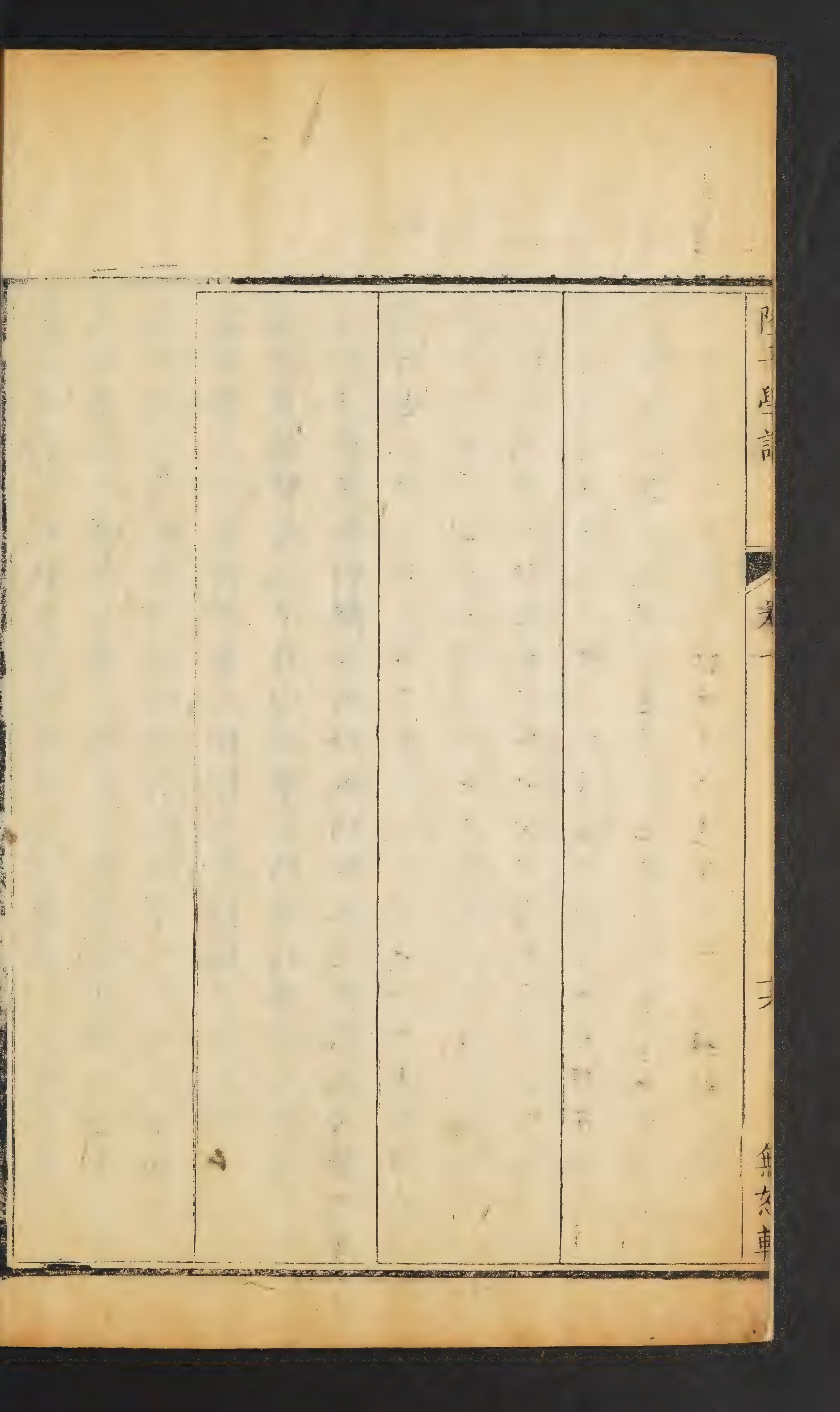
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者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由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己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其言廣大高明與己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謂智乎夫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謬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為

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爲主於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眞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爲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傅益。眞所謂侮聖言者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爲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已意而失其本眞也。

先生與張輔之第三書云、兩書所言踐履之說皆未曉劣者之意。前書所言踐履不說聖賢踐履只說輔之之所踐履。君子有君子踐履。小人有小人踐履。聖賢有聖賢踐履。拘儒瞽生有拘儒瞽生踐履。若果是聖賢踐履。更有甚病。雖未至未純。亦只要一向踐履去。久則至於聖賢矣。只爲輔之踐履差了。正如適越北轅。愈騖而愈遠。前書分明與子說是拒善之藩籬。既是拒善之藩籬。又豈可與聖賢踐履同日而語。凡所與子言者。皆只是入頭處。何謂不教以入頭處也。如中庸戒謹恐懼之言。子正不能如是。充子之踐履。識者觀之。正有可愧可恥。不能戒謹不能恐懼莫甚焉。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鄉者嘗與吾友深言爲學之序。見吾友相信之篤。頗知反己就實。深以爲喜。今觀來示。頗又紛紛於

無益之論人已俱失要之吾友且當孜孜行其所知未當與人辯論是非辯論是非以解人之惑其任甚重非吾友之責也不與之論他日卻自明白今欲遽言之只是強說自加惑亂耳李三一哥所學未久相信又篤近在此累次磨治尚未能去其故習老夫平日以此事自任與此等病人說話尚如此費力吾友如何解分析得他明白且先自治不必與人商議可也



陸子學譜卷之二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陸川龐嶼校

定宗仰

韓子謂古之學者必有師。陸子教人亦以親師友爲先。宋儒惟周子首開道統。其餘則各有師承。乃詹阜民問陸子之學所受。則告以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是直接孟氏之統。而於當世諸儒。無所師也。是故論喻義責志。則宗孔子。論先立乎大。求其放心。則宗孟子而已。然於濂溪明道二子。無一語不相契合。遠宗孔孟。近仰周程。豈非所謂焉不學無常師者哉。今錄陸子上承先聖先賢統緒之論爲一

編學者敬瞻庶知嚮往云

周清叟錄先生語云韓退之言軻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爲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

先生與姪孫濬書云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然聖賢豈以其時之如此而廢其業隳其志哉慟哭於顏淵之亡喟歎於曾點之志此豈梏於蕞然之形體者所能知哉孔氏之轍環於天下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負蕢植杖之流刺譏玩慢見於論語者如此耳如當時之俗揆之理勢則其陵藉侵侮豈遽止是哉宋衛陳蔡之間伐木絕糧之事則又幾危其身然其行道之心豈以此等而爲之衰止文不在茲期月而可此夫子之志也春秋之作殆不得已焉耳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此又孟子之志也故曰當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至所以袪尹士充虞之惑者其自述至詳且明由孟子而來千有五百餘年之間以儒名者甚衆而荀楊王韓獨著專場蓋代天下歸之非止朋遊黨與之私也若曰傳堯舜之道續孔孟之統則不容以形似假借天下萬世之公亦終不可厚誣也至於近時伊洛諸賢研道益深講道益詳志向之專踐行之篤乃漢唐所無有其所植立成就可謂盛矣然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未見其如曾子之能信其皜皜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未見其如子思之能達其浩浩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未見其如孟子之長於知言而有以承三聖也故道之不明天下雖有美材厚德而不能以自成自達困於聞見之支離窮年卒歲而無所至止若其氣質之

不美志念之不正而假竊傅會蠹食蛆長於經傳文字之間者何可勝道方今熟爛敗壞如齊威秦王之尸誠有大學之志者敢不少自強乎於此有志於此有勇於此有立然後能克已復禮遜志時敏真地中有山謙也不然則凡爲謙遜者亦徒爲假竊緣飾而其實崇私務勝而已比有一輩沉吟堅忍以師心婉變夸毗以媚世朝三暮四以悅衆狙尤可惡也不爲此等所眩則自求多福何遠之有道非難知亦非難行患人無志耳及其有志又患無真實師友反相眩惑則爲可惜耳凡今所以爲汝言者爲此耳蔽解惑去此心此理我固有之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昔之聖賢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曰周公豈欺我哉

先生與李省幹書云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

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皋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於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旣乃遯於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

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嫡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可以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繆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曰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

則不可以言道

闢異學

陸子論學原本於此心之理。嘗謂四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千古有聖人出焉。亦此心同。此理同。無所謂異也。其有異焉者。或雜於佛老而誤認其心。或溺於章句而自喪其志耳。故曰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夫章句之弊。與佛老之言。誠若有間。然莊子論臧穀亡羊。則挾書冊與博簺者同譏焉。今錄陸子論異學之言為一卷。繼宗仰之後。庶學者知所向。又當知所戒焉。

先生與陶贊仲第二書云。為學只要睹是不要與人較勝負今學失其道者。不過習邪說。更相欺誑。以滋養其勝心而已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異端二字出論語。是孔子之

言。孔子之時。中國不聞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熾。孔子亦不曾闢老氏異端。豈專指老氏哉。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異此。鬼神不能異此。千古聖賢不能異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緒。即是異端。何止佛老哉。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爲說。亦是妄說。其言闢佛老者。亦是妄說。今世却有一種天資忠厚行事謹慤者。雖不談學問。却可謂朋友。惟是談學而無師承。與師承之不正者。最爲害道。與之居處。與之言論。只漸染得謬妄之說。他時難於洗濯。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雖未是。後遇明師友。却易整頓也。理須是窮。但今時即無窮理之人。何時得一來以究此義。

先生與林叔虎書云、世固有甘心爲小人者。此無可言矣。有

不肯爲小人而甘爲常人者又未足言也有不肯爲常人而墮於流俗中力不能自拔又無賢師友提掖之此可念也又有非其不能自拔其所爲往往不類流俗堅篤精勤無須臾閑暇又有徒黨傳習日不暇給又其書汗牛充棟而迷惑浸溺流痼纏綿有甚於甘心爲小人甘心爲常人者此豈不重可憐哉上古聖賢先知此道以此道覺此民後世學絶道喪邪說蜂起熟爛以至今日斯民無所歸命士人憑私臆决大抵可憐矣而號稱學者又復如此道何由而明哉復晦翁第二書多是提此學之綱非獨爲辯無極之說而已可更熟復之

先生與邵叔誼書云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爲藩飾而爲機變之巧

者又復魑魅魍魎其間耻非其耻而耻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着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末俱失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物之不知者亦耻非其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

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

先生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既已去髮胡服非吾人矣此人質性本亦虛妄故卒至於此育王有一僧曰祖新姓趙字日新其爲僧非本志質甚穩實亦有復衣冠之志曾識之否得來書亟作此託廖丈附便奉達不能多具

先生與王順伯論佛書云去夏遠辱臨存甚慰積年濶別之懷執別匆匆又一歲有半瞻企不啻饑渴屢於七七哥書中蒙寄意之勤感感且知別後所學大進膏潤沾溉多矣敬仰

之劇然愚意竊有願訂正於左右者不敢避浼瀆之罪大抵學術有說有實儒者有儒者之說老氏有老氏之說釋氏有釋氏之說天下之學術衆矣而大門則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說者本於有是實後之求是實者亦必由是說故凡學者之欲求其實則必先習其說既習之又有得有不得有得其實者有徒得其說而不得其實者說之中又有深淺有精粗有偏全有純駁實之中亦有之凡此皆在其一家之中而自有辯焉者也論三家之同異得失是非而相譏於得與不得說與實與夫淺深精粗偏全純駁之間而不知其爲三家之所均有者則亦非其至者矣兄前兩與家兄書大概謂儒釋同其所以相比配者蓋所謂均有之者也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即義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間靈於

萬物貴於萬物與天地並而爲三極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盡人道不足與天地並人有五官官有五事於是有是非得失於是有教有學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義曰公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死生有輪迴有煩惱以爲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迴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爲此一大事其教之所從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既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

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憐憫者爲未出輪迴生死相續謂之生死海裏浮沉若吾儒中聖賢豈皆只在他生死海裏浮沉也彼之所憐憫者吾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爲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故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試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公私義利之別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矣某嘗妄論尊兄之質人所難及而不滿人意者皆所習所鄉有以病之也此非今日之言蓋自初拜識時已如此竊議矣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

之能禦也。有過而不能勇改。天下之通患。然今世別有一般議論。以不輕改其素守爲老成。爲持重。爲謹審。以幡然改沛然從者爲輕率。爲狂妄。爲無所守。凡事理但論是非。若已知吾所守所行者爲非。則豈可不速改。若謂吾所守所行。未爲非。則固不當改。又不論速不速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尊兄之質本有勇。但從來向釋氏。不崇儒。故至狥流俗。朋友中見尊兄有剛决過人處。又有狥流俗處。莫不竊怪之。若某則妄論尊兄之狥流俗。亦甚勇。他人則容易被聖賢之學聳動。雖不知其實。往往以其名而赴之。若尊兄則雖自覺有未穩當處。亦且頑忍安舊。有姑自守且徐圖之意。某念非尊兄無以發其狂言。用忘犯分之罪。猖狂而言。辭不暇擇。某非敢使尊兄竊儒者之名。以欺世。願尊兄試以有言逆於汝心。必

求諸道之法試思之或有可採如謂不然亦願詳以見教辯白此事期於到頭非見尚誰望

其第二書云屬者借易陳露所見蒙教復詳至開發多矣來書有浚不欲多言之語其竊謂於所不當言者加一言則非矣若在所當言則惟足以達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辭多者謂其躁妄錯亂贅疣是則可刪也今方將於道術趨向之間切磋求是則又奚多之病願尊兄先除此一戒使其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學以力行爲主不專務論說所見皆行履到處非但言說而已此不待論其固不敢以言說待尊兄交游間亦不以此病兄獨謂兄所學不能無蔽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豈但言說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闢之者以爲其學非也儒釋之辯某平時亦少

所與論者。有相信者。或以語之。亦無所辯難。於我無益。有自立議論與我異者。又多是勝心所持。必欲己說之伸。不能公平求是。與之反覆。只成爭辯。此又不可與論。今之僧徒。多擔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髮胡服。又安能使之髮髠潔緇而從吾遊耶。至於士大夫之好佛者雖其好佛。亦只爲名而已。此又不足與論也。至如尊兄。不爲名。不好勝。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聰明博洽。鄉來未有自得處。猶有凝滯退縮之態。比來所見明白。議論發越。殊無疑滯退縮之態矣。設有如是資質。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說。則又難論。今兄兩家之書。已皆探討。此而不與極論。則只是成自擔版矣。鄉來切疑於兄者。以爲兄之資禀。實强敏有餘。而宏大通達則不足。懼爲平日所鄉所學所習之所攝持。審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擺脫。操不忘

本之說以爲典訓拒排釋氏者於千里之外而與至則行矣趨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則無閒之可乘矣承來教謂若使釋果未進於儒理須進步何苦守其卑污而不進然後知高明之度本自宏濶而某之疑則誠淺陋矣某前書所論論其教之所從起而兄則指其所造以辯之某雖不曾看釋藏經教然如楞嚴圓覺維摩等經則嘗見之如來書所舉愛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四相雖有淺深精粗然其壽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潛伏藏識謂之命根不斷故其文曰若有人讚歎彼法則生歡喜便欲濟度若有人誹謗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輪迴又如來教因地法行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輪迴伊川先生有云釋

氏只是理會生死其他都不理會近有一前輩參禪禪叢中稱其所得一日舉伊川先生之言曰某當時若得侍坐便問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見與此人優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爲生死不知因何趨向其道來書實際理地雖不受一塵而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若論不捨一法則虎穴魔宮皆爲佛事淫房酒肆盡是道場維摩使須菩提置鉢欲去之地乃其極則當是時十地菩薩猶被呵斥以爲取舍未忘染淨心在彼其視吾詩禮春秋何啻以爲緒餘土苴惟其教之所從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極亦如此故某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來教謂佛說出世非舍此世而於天地外別有樂處其本非謂其如此獨謂其不主

於經世非三極之道耳又謂若衆聖所以經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經世異於出世而別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豈是別有妙道謂之典常謂之彝倫蓋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頭換面前書固謂今之爲釋氏者亦豈能盡捨吾道特其不主於是而其違順得失不足以爲深造其道者之輕重耳尊兄謂行所當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處自是天資之美與探討儒書之力豈是讀華嚴有省發後方始如此然尊兄豈能保其所行皆合於理乎韋編三絕而後贊易敢道尊兄未嘗從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謂儒釋同恐無是理今尊兄將空諸所有其視硜硜擊磬者果爲何事

哉若治大國若烹小鮮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或者其可以與尊兄之道並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見欲求訂正其辭不得不自達願尊兄平心觀之如不以爲然幸無愛辭鄉時兄弟有所論難尚蒙推挽令各極其意况在朋友彼此無他疑正宜悉意評論期歸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見所到持論甚堅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則不憚於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執己好勝者幸不憚盡言若鄙言可採亦願尊兄不憚改轍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謂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豈不可爲吾人標的乎但只如此隨見在去豈便無益於天下顧

有如尊兄之質不無可惜處適得張南軒與家兄書今附達家兄處可試觀之如何家兄逼歲必歸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歲歲即除伏幾多爲親壽以厚新祉

先生贈劉季蒙云明德在我何必他求方士禪伯眞爲大祟無世俗之陷溺無二祟之迷惑所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浩然宇宙之間其樂孰可量也壬子月日蒙泉守陸某書贈劉季蒙

先生作好學近乎知程文云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

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知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之爲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爲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爲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爲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范范而思。汲汲而行

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爲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爲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着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劉定夫舉禪說正人說邪說邪說亦是正邪人說正說正說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說也正則皆正邪則皆邪正人豈有邪說邪人豈有正說此儒釋之分也

先生語繆文子云近日學者無師法往往被邪說所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故能入使在唐虞之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亦皆有渾厚氣象是時便使活佛活老子莊列出來也開口不得惟陋儒不能行道如人家子孫敗壞父祖家風故

釋老却倒來檢點你如莊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惟是陋儒不能行所無事故被他如此說若智者行其所無事如何是國之賊今之攻異端者但以其名攻之初不知自家自被他檢點在他下面如何得他服你須是先理會了我底是得有以使之服方可

先生云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個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先生因儆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

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告子與孟子並駕其說於天下。孟子將破其說。不得不就他所見處。細與他研磨。一次將杞柳來論。便就其杞柳上破其說。一次將湍水來論。便就他湍水上破其說。一次將生之謂性來論。又就他生之謂性上破其說。一次將仁內義外來論。又就他義外上破其說。窮究異端。要得恁地。使他無言語始得。

又云、夫子沒。老氏之說出。至漢而其術益行。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而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

集大稱賢相此見老氏之脉在此也蕭何甍參入相壹遵何之約束擇郡縣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不事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漢家之治血脉在此

又云孟子没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始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賢者出吾道其與矣夫

又云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管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

又云釋氏立教本欲脫離生死惟主於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且如世界如此忽然生一個謂之禪已自是無風起浪平

地起土堆了。

陸子學譜卷之三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紱編
平越王士俊校

讀書

世言先生不教人讀書者。妄也。先生深於經。熟於史。沉浸於唐及北宋大家之文。讀其雜著講義程文經史。貫穿讀其書序論記銘誄諸篇。精於文律者未能或之先也。非讀書何以致是。朱子謂子靜若不讀書安能作衆人之師。先生亦自謂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但比他人讀來差别耳。昔大程子責謝上蔡讀史爲玩物喪志。及自已讀史。又逐行看過。一字不差。先生之意。正猶是也。今錄其教人讀書之

法爲學者退息之居學焉。

先生作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程文云、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理之所在。固不外乎人也。而人之生。亦豈能遽明此理而盡之哉。開闢以來。聖神代作。君臣之相與倡和。彌縫前後之相與緝理賡續。其規恢締建之廣大深密。咨詢計慮之委曲詳備。證驗之著。有足以析疑更嘗之多。有足以破陋。被之載籍。著爲典訓。則古制之所以存於後世者。豈徒爲故實文具而已哉。以不易之理。禦不窮之變。於是乎在矣。學之以入官。操之以議事。政之不迷。固其所也。

先生答邵中孚書云、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即有未通

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克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煥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皐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間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先生與朱濟道書云某嘗令後生讀書時且精讀文義分明事節易曉者優游諷詠使之浹洽與日用相協非但空言虛說則向來疑惑處自當渙然冰釋矣縱有未解固當候之不可強探力索久當自通所通必眞實與私識揣度者天淵不

足喻其遠也不在多言勉旃是望

先生有策問論讀書云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教之射御書數大學之道則歸乎明明德於天下者今教童稚不過使之習字畫讀書稍長則教之屬文讀書則自孝經論語以及六經子史屬文則自詩對至於所謂經義詞賦論策者不識能有古者小學大學之遺意乎若曰今之教人者不必如古惟使之能爲文應有司程度可以取科第而已則竊有疑焉幼所誦書長必知其意義及其作文則所謂題目者又皆出於古書則必能言其義而後文可成也如孝經首章所謂立身行道論語首章言學而時習之孟子首章言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不知果何如而立身何如而行道所學所習果何道何業利與仁義何如而辨若此等類今之爲

文者果有不必知之者乎若曰今之教人者與古大異言之於口筆之於紙施之於場屋者不必有其實巧與勤者斯可矣然亦不廢仁義忠信之道兩者並行不相悖不識有是理乎夫仁義忠信之道古人汲汲學之猶懼有間今悉力從事者初不在是而曰自能不廢則是今人才質過古人遠矣不然則是父詔其子兄語其弟友朋之羣居相與從事者皆爲欺爲僞相驅入於罟擭陷穽也而可安乎諸君幸詳考備究而精言之當得其實而後可

先生嘗謂李伯敏云某舊日伊洛文字不曾看近日方看見其間多有不是今人讀書平易處不理會有可以起人羡慕者則着力研究古先聖人何嘗有起人羡慕者只是此道不行見有奇特處便生羡慕自周末文弊便有此風如唐虞之

時人人如此又何羨慕所以莊周云臧與穀共牧羊而俱亾其羊問臧奚事曰博塞以遊問穀奚事曰挾策讀書其爲亾羊一也某讀書只看古註聖人之言自明白且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是分明說與你入便孝出便弟何須得傳註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裏只是與他減擔只此便是格物伯敏云每讀書始者心甚專三五遍後往往心不在此知其如此必欲使心在書上則又別生一心卒之方寸擾擾先生云此是聽某言不入若聽得入自無此患某之言打做一處吾友二三其心了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滞

伯敏問作文法先生云讀漢史韓栁歐蘇尹師魯李淇水文不誤後生惟讀書一路所謂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

勢。且。如。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所。以。非。處。優。游。
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卷
詹阜民錄先生語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
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
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
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
先生曰、某何。嘗。不。敎。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事。在。
先生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讀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
毋。耻。不。知。子。亦。見。今。之。讀。書。談。經。者。乎。歷。敘。數。十。家。之。旨。而。
以。己。見。終。之。開。闢。反。復。自。謂。究。竟。精。微。然。試。探。其。實。固。未。之。
得。也。則。何。益。哉。
周廉夫錄先生語云、後生看經書。須。着。看。注。疏。及。先。儒。解。釋。

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亦須自家有證諸庶民而不謬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又云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爲政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儒術非迂疎而寡效也陸子之學未及大行於天下其致君之忠止見於輪對五劄其察吏安民之道止見於與蘇宰趙守諸書其出身而加民者則荊門之政過化存神期月間政修事治吏畏民懷訟獄衰息周益公所謂躬行之效者也假使南宋能竟其用則孔子之爲東周孟子之安天下夫豈遠哉今錄其議論設施

關於政治者爲學者示之則焉。

先生爲勅局刪定官輪對劄子、其一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君臣之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證爲尚書右丞。或毀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爲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户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爲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爲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

版圖未歸讐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爲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文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雨暘時若有詠頌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毋以今日所進爲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爲陛下道也取進止

其第二劄子云臣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歎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漢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眞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心亦不能以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愈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其第三劄子云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

蹇爲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爲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爲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其第四劄子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立致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

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眞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合抱之木萌蘗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

有朋亾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請復爲陛下誦之
取進止、

其第五劄子云、臣聞人主不親細故。故皐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成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故。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皐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皐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

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爲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右先生五劄首論君臣當捐形迹以開入告之路次言人主當志於道任大守重不可因陋就簡以啓其大有爲之志三言人主當知人擇賢不可信庸耳俗目以爲聽言之本四言爲治當以漸而不可驟庶可馴至於三代之盛五言人主不當親細故深懲好詳之過乃能遂求道之志皆啓心沃心之大端也人主必具此五者然後可以論治先

生初獲輪對。故先其大者。必大者見信。然後賓師食貨禮樂政刑之利弊。可次第敷陳。惜乎止此一對。至次對將及。而忌者遽以監丞遷之。且王信之駁。即予祠祿。併不使容於朝廷之間。則天之無意於宋也。或疑先生五劄。辭意簡淡。不如他人極言利弊。剴切詳明者。不知此五者若未能行。雖日陳萬言。何益之有。孟子謂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先生之學本於孟子。故入告之辭。得其體要如此。當時大小臣工。下逮諸生。皆得言事。每日通進司所上。不知章奏若干。動輒連篇累牘。或千言。或數千言。人主一日萬幾。覽之不能終卷矣。且入耳不煩。施於貴臣猶爾。而至尊之前。辭煩不殺。豈知奏對之體者乎。附書所以。庶於先生用意所在。發明百一。以解世俗之

慼焉。若范文正公。王文公。蘇文忠公。各有萬言之奏則皆晝獻生平所學。上書之體。與尋常奏對不同。然亦不無煩冗之弊。孔孟家法。必不爾也。至於外任治法。附錄先生與守令書及荆門政蹟於左。

先生與宋漕使若水書云。金谿爲邑。封壤褊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稅籍之爲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烟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寖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樁。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爲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爲横歛。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樁之所從

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爲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朘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椎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吏。莫能善後。累有善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令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詢究月樁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爲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托契門墻。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其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饜耳。郡縣積負。

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州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睢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歛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爲吏胥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眞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蓋侵盜。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例。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椿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爲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

可謂書生常談而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是閒倉臺守倅皆賢。有所見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先生與趙節推書云、黃霸爲頴州守。鰥寡孤獨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有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旁爲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後世儒者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奸爲朋。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賄爲勝負。獄訟之間

雖有善士臨之亦未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究其實豈免用問馬桊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奸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爲道耶故愚儒之論害道傷治眞實學者必當辯明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民一抵於獄唯獄卒之所爲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情詞皆由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成雖使皋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攷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爲二處三人則隔爲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

要領可以得情者反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遽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却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功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無能為重輕足下尤宜謹之

又云官人者異鄉之人吏人者本鄉之人官人年滿者三考成資者兩考吏人則長子孫於其間官人視事則左右前後皆吏人也故官人為吏所欺為吏所賣亦其勢然也吏人自

食而辨公事且樂爲之爭爲之者利在焉故也故吏之無良心無公心亦勢使之然也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之知事實故官人欲知事實甚難官人問事於吏吏效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爲實形欲爲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爲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爲難純以事實行之爲尤難

先生與蘇宰書云某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詳看其或書生貴遊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民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廢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尚方之賜或庶幾者僅此可少償萬一耳

新天子即位執事者過聽又復畀之荆門某竊惟爲臣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倘尚未罹擯斥得共乃事脫或朝臣一時建請有司失於討論遽施行之而反爲民害者亦當用公心循公理爲百姓條析以復於上庶幾盡忠補過之義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承流宣化其職任一也而令尤親於民古者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寄命之責固不輕矣某託庇治下每辱眷待之厚苟有所見安可不盡陳於左右以爲萬一之助哉比者竊見省符責括民户屯田將復賣之上失朝廷之體下爲良農之害甚哉計之過也其初出監簿陳君初官江西因見臨江之新淦隆興之奉新撫之崇仁三縣之閒有請佃没官絶户田者租課甚重罄所入不足以輸官佃者因爲奸計不復輸納徒賄吏胥以圖苟免春夏則羣來耕穫秋冬

則棄去逃藏。當逃藏時。固無可追。爭及羣至。則倚衆拒捍。其
强梁奸猾者如此。若其善良者。則困於官租。遂以流離死亡。
田復荒棄。由是侵耕冒佃之訟益繁。公私之弊日積。陳既被
召爲職事官。因以陳請欲行責括。減其租課。以爲如此則民
必樂輸。而官有實入。此其爲說蓋未爲甚失。其初下之漕臺
布之州縣。施行之間。已不能如建請之本旨。遂併與係省額
屯田者一槩責括。亦鹵莽矣。蓋佃沒官絕户田者。或是吏胥
一時紐立租課。或是農民遞互增租剗佃。故有租重之患。因
而抵負不納。或以流亡拋荒。或至侵耕冒佃。而公私俱受其
害。陳監簿之所爲建請者。特爲此也。若係省額屯田者則與
前項事體迥然不同。其租課比之稅田雖爲加重。然佃之者
皆是良農。老幼男女皆能力作。又諳曉耕種培灌之利便。終

歲竭力其間所收往往多於稅田故輸官之餘可以自給人人自愛其爭先輸公不肯逋負亦優於有稅田者又此等官田皆有莊名如某所居之里則有所謂大嶺莊有所謂精步莊詢之他處莫不各有莊名故老相傳以爲元祐間宣仁垂簾之日捐湯沐之入以補大農而俾以在官之田區分爲莊以贍貧民籍其名數計其頃畝定其租課使爲永業今里中之老猶有能言宣仁上仙之年與其月日者歲月寖久又相與貿易謂之資陪厥價與稅田相若著令亦許其承佃明有資陪之文使立契字輸牙稅蓋無異於稅田其名數之著於州縣簿籍者目曰省莊計其租入則上而計省下而郡縣皆總之曰苗屯米若干此其與逐時沒官絕户田產隸於常平而俾之出賣者豈可同年而語哉歷時既多展轉貿易佃此

田者不復有當時給佃之人目今無非資陪入户租課之輸逋負絶少郡縣供億所賴爲多有司因陳君之請槩行責括亦已踈矣漕臺又因有出賣之請此不審之甚者也若沒官絶户田產朝廷何嘗不令出賣惟其不售也是以開給佃之門亦所以勸民之耕且使土無曠而租無虧也今以租重之故致前數弊議者方建減租之策乃不能因而推行之而復爲出賣之説可謂失於討論矣且官有賣田之名固自不美固無買者假令有買者亦必不能齊一所收之直又安有補於縣官之調度亦終化爲烏有耳有司坐析無補之秋毫徒使縣官負不美之名憂民如此不亦謬乎不亦踈乎若復及所謂屯田者則其失又甚矣今有屯田者無非良農入户有資陪之價著令有資陪之文立契有牙稅之輸租課未嘗逋

負郡縣賴以供億一旦官復責括而賣之則有是田者往往僅能自給豈能辦錢以買此田縱或能買是無故而使之再出買田之價豈不困哉豈不寃哉其能買者固不百一異時有錢以買者必兼併豪植之家也奪良農固有熟耕之田以資兼併豪植之家而使之流離困窮啣寃茹痛相枕籍爲溝中瘠此何策也版曹之勘當都省之符下皆不復究其本末其事益熾其害益滋陳君之請不過三縣省符之下計臺之奏遂及三郡版曹勘當則又遍於一路且其施行與其建請本旨絕相背違眞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失今不救又將遍於天下矣假令有成命有司苟知其非猶當各守其職而爭之況今未有成命豈可坐縻紙札徒嚴期會滋吏奸以擾良農安視下民之困以成執事者之過計哉門下平日愛民

如父母憂民如疾疢今誠爲之深究其本末詳計其利病陳之上府列之計臺丐聞於朝俾寢其議以便邦計以安民心此必門下之所樂爲也胥吏之計方將並緣以招賄謝必不樂此諒仁人君子之心惟恐不聞吾民之疾苦政令之利病必不以吏胥之謀而易天下之至計某雖不能周知一邑之版籍以所聞見計之此邑之民耕屯田者當不下三千户以中農夫食七人爲率則三七二十一當二萬一千人撫萬家之邑而其良農三千户老稚二萬一千一旦失職凜凜有破家散業流離死亾之憂也豈仁人君子所能忍視而不爲之計者今方收穫舂揄之時誠得亟爲剗牘而其文書期會姑遼緩之以須後庚之命使憂慮傴仄轉爲歡心慘悽怛悍散爲和氣而謳歌鼓舞溢於田畝遍於塗巷不亦休哉此非有

缺於供輸損於調度決不至以此獲罪於上府計臺也仰恃愛念敢布腹心、

又與蘇宰書云如聞徒御戒行將如郡邸豈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爲國家培固根本爲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爲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爲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爲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今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供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爲守宰者固不可以托催科政拙之言而置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

爲非吾所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爲繆悠之說以自蓋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爲紊亂爲長吏者難以稽考吏胥與奸民爲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蹤跡此所當深思精考覈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奸則奸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户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爲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大鄉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爲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儷駕於方策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爲苟免之道非某之所聞也吾人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

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先生與楊守書云遠違色笑。倏爾經時。洽聞謳歌。益用鄉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可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猾吏豪家。相爲表裏。根盤節錯。爲民蟊賊。質之淳黠。勢之强弱。相去懸絕。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間劇勞逸。嘗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憶。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剏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吾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

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絶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而適以生其奸况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嘗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善良失所恃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相爲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賢人反是則爲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爲治國反是則爲亂時之所以爲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植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絶者惡也明明在上

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爲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唯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輙效區區以裨萬一

先生與黃監書云某切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獘里亦立一

倉委檢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者昨亦嘗稟聞愚見以爲莫若爲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田不常熟則歉歲之後無補於賑恤平糴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粟無價賤傷農之患歉時可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可爲長利今以補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缺又兩盡善矣

先生任荆門以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内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辨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候其是非既明乃從容贊歎以養其狥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敎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

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豪强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决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毁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决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亦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脱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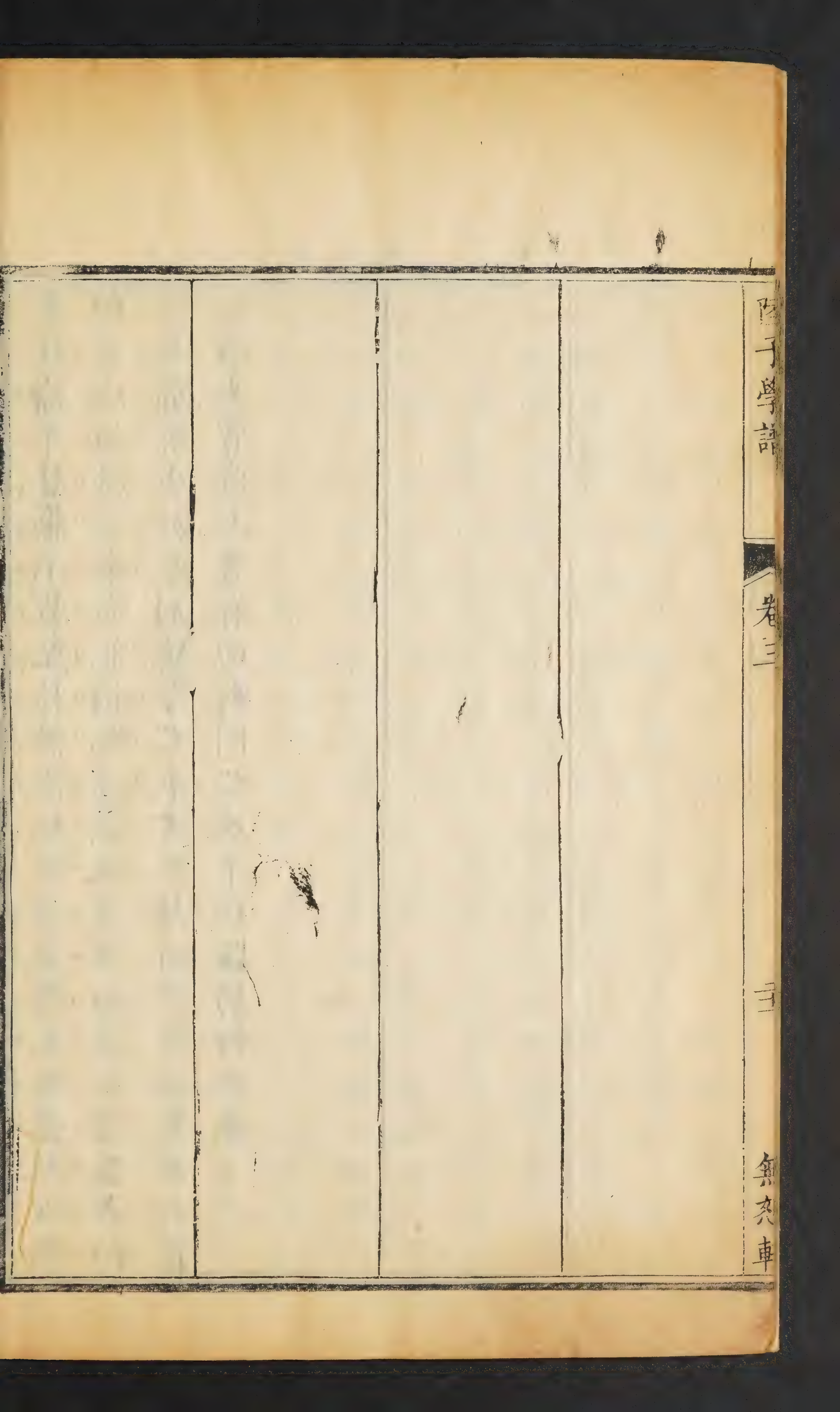
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囿語
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
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
務多不檢覈盜賊得藏匿其間近邊尤以爲患先生首申嚴
之奸無所蔽有刼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
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
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
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
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
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
間途淺津皮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
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

於備禦義勇四千强壯可用而倉廪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議欲修築其城憚於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議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錢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繞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耻吏爲好衣閒觀至是此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荊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庫藏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榷杜奸弊而門吏

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荊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荊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遺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為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為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膚直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荊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陰雲已久及致禱大雨隨至荊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踈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

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荊門之政于以驗躬行之效



陸子學譜卷之四

南昌萬承蒼訂
後學臨川李　紱編
陸川麗　嶼校

友教

史記儒林傳稱。七十子之徒。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所謂大小。就其位遇言之也。陸子之學未嘗大展其澤之所及。友教爲多。自朱子往復而外。國學觀摩。勑局編纂。一時聚處賢豪。若機仲元善輩。並受切磋之益。他若尤文簡。座主也。趙忠定。呂伯恭。皆禮部同考官。當仁不讓時有諍言。豈非直諒多聞。古之三益哉。述友教爲一卷

先生於呂伯恭。趙子直。皆中進士時同考官也。然切磋甚至。

嘗與伯恭書云往歲先判府宼穸願比於執事而卒不果既欲展慰又不果去冬因東陽郭伯清宅人嘗拜䟽畧申慰誠計必徹聽某前此欲一再瞻見殊未得欵聽教誨竊惟執事聰明篤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之美近世鮮見如某踈愚所聞於朋友間乃辱知爲最深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屈致教導諸生文正孳孳誨誘不倦從之遊者多有聞於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則學孔子文正雖近世大賢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

煩說傳引而後喻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舜聞善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心不勝至願

又嘗與趙子直書論吏治之弊云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斂戢鄉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奸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嘗攻究此等頗得其力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攻須要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墻百堵調撫

之秋輸鄉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爲盡去之則州用軍粮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大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粮名會米爲鮮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粮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歛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爲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舂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

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
而折穀折糯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爲可念列具
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
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計孔子會計當
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治民產正經界果可恥
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
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蹙邦本
病國脉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
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盡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
議其不密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爲無疵語有失
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

胥吏見之。

先生與朱元晦書云、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敃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敭、伏想大攄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屹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梯階、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臥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其上、

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旁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欸於鵝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覽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言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

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

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于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也。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眞所謂輕于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

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

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有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

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邪。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雖欲不差。不可得已。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某乙平心也。乙亦曰。願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

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耳論事理不
必以此等壓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禀寬緩觀書未嘗草草
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諭也夫
辯是非别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
致之辭願兄無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辯者蓋以兄執
已之意甚固而視人之言甚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爲不
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磋之益蓋亦甚至獨羣
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爲忠言者
言論之横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
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殊
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輙寓此少見區區尊兄不
以爲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保愛以需柄用以澤天下

先生答朱元晦第二書云、伏自夏中拜書、兼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爲駭歎、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召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倘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復。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意也。近浙間有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

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以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爕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詖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而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為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荊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恥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為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辯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為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黑白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

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辨說揣量模寫之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歿其傳顧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

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不必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

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

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哉。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意。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爲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爲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

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開闔盈虛消息長幼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

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某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誣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

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黜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黜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何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洩漏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眞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

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淺漏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云。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其第三書云。往歲經筵之除。士類胥慶。延跂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起賢之禮。使人重爲慨歎。新天子即位。海内屬目。然罷行陞黜。卒多人情之所未諭者。羣小駢肩而騁。氣息怫然。諒不能不重勤者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荊門之

命命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替黃元章闕尚三年半願有以教之首春借兵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惟其不度稍獻愚忠未蒙省察反成唐突謙抑非情督過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遠斷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遠作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通人之過雖微箴藥久當自悟諒今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

先生與辛幼安書云輒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爲容奸廋慝之地而餙其辭說托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貧

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往往爲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爲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爲仁去不善乃所以爲善也故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

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奸庾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爲之囹圄爲之械繫爲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爲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

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誥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獝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歛搥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爲文書轉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民刼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刼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悸股慄箠楚之憯號呼籲天隳家破産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字之符以赴愬於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爲之緩頰敷陳仁愛寛厚有體之說以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僞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

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眞承宣撫字之地乃復轉而爲豺狼蝎蝨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泛言寛仁之説以逆蔽吾窮治之途則其滋害遺毒縱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寛仁之道豈不戾哉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爲辭此尤不可不辯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由察收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檢尺之方時行施舍巳責之政以寛民力以厚國本則於今日誠爲大善若未能爲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然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

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循爲例民亦視以爲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爲易狹者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啗無厭之心搜羅既悉而旁緣無藝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辦之名爲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顧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廉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爲應辦則同而其賦取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爲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

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爲如何今江西緊安撫修撰是賴願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先生與李省幹書云某試吏於此頗益自信此學之不可須臾離也有朋自遠方來乃所大願承有意相與切磋乎此敬延跂俟之平甫舊相從恨其端緒未明未知所以用力今此又交一臂而去每爲平甫不滿此學之不明千有五百餘年矣異端充塞聖經榛蕪質美志篤者尤爲可惜何時共講以快此懷未相見間倘有所疑以片紙寓諸郵筒可也蓋先生最喜講習或以全不講學疑之亦過矣

先生與李省幹第二書云居今之時而尚友方策取友當世

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狥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欺也

先生歸自臨安湯倉使思謙來訪因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後生說些好話然此事亦由天亦由人湯云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次科舉萬一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然只得一半篤厚之人或三四個風俗猶自庶幾不幸篤厚之人無幾或全是浮薄之人則後生從而視傚風俗日以敗壞湯云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便是風俗之宗主只如院判在此毋只惟位高爵重旗旄導

前騎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湯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曰陸丈近至城何不去聽說話幕僚云恐陸丈門户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湯云陸丈說話甚平正試往聽看某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

先生答陳君舉書云丁未之冬失於一見尺書往復莫遂輸寫比年山居益左知舊消息往往濶絶徒積傾馳遣人臨存辱以書幣備承近日動息慰浣何量以尊兄之才之美下問之勤懇然情實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尤用降歎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於私見蔽於私見却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封形似以自附益顧不知其實背馳久矣天以是理畀人而舉世莫任其責則人極殆不立矣

永思及此益切悼懼忘其駑蹇以自效竭此某所不敢不勉著大公以滅私昭至信以熄僞非尊兄尚誰望老矣之論未敢聞也傅子淵已至衡陽得其書謂亦已相聞矣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

嚴松錄先生語云先生屢稱傅子淵之賢因言比陳君舉自湖南漕臺遺書幣下問來書云某老矣不復見諸事功但欲結果身分耳先生畧舉答書因說近得傅子淵與君舉書煞好若子淵切磋不已君舉當有可望也但子淵書中有兩句云是則全掩其非非則全掩其是亦爲抹出

嚴松所錄又云有傅黃元吉別長沙陳君舉有詩送行云荷君來意固非輕曾未深交意便傾說到七篇無欠少學從三畫已分明每嗟自昔傷標致頗欲從今近老成爲謝荆門三

益友何時尊酒話平生先生切聞子淵與君舉切磋又起君
舉之疑得黃元吉君舉方信子淵之學松曰元吉之學却在
子淵之上先生曰元吉得老夫鍛煉之力元吉從老夫十五
年前數年病在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又數年
換入一安樂窠窟去這一二年老夫痛加鍛煉似覺壁立無
由近傍元吉善學不敢發問遂誘致諸處後生來授學却教
諸生致問老夫一一爲之問駁元吉一旦從旁忽有所省此
元吉之善學

